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前面講到了凡先生拜訪雲谷禪師，在禪堂裡面對坐三天三夜，不起一個念頭。

【問其故。曰人未能無心。終為陰陽所縛。安得無數。但惟凡人有數。極善之人。數固拘他不定。極惡之人。數亦拘他不定。汝二十年來。被他算定。不曾轉動一毫。豈非是凡夫。】

雲谷禪師很好奇，問他：這是什麼緣故？了凡先生說他自己的命運被孔先生算定，二十年當中絲毫沒有差誤，他想起心動念也都是枉然，因此把這個心定下來。雲谷禪師這才告訴他：你這一生當中，會被命運拘束住，是因為你還是有妄念，不能算是功夫，只可以說是個標準的凡夫。了凡先生聽了之後，反過來向禪師請教。

【余問曰。然則數可逃乎。曰。命由我作。福自己求。詩書所稱。的為明訓。我教典中說。求富貴得富貴。求男女得男女。求長壽得長壽。夫妄語乃釋迦大戒。諸佛菩薩。豈誑語欺人。】

這一段話裡面，有很深的意思在其中。了凡先生問：人既然有命運，這個命運可以能夠逃避嗎？提出這麼一個疑問出來。禪師告訴他，『命是由我作，福是自己求』。這兩句話裡面有很大的學問，首先我們要明瞭，六道凡夫都逃不出命數。命數從哪裡來的？古聖先賢、諸佛菩薩他們是過來人，他們對於這個事實真相徹底明瞭，絲毫沒有錯誤，這是我們要信得過的。如果用現代科學家他們的說法，那就是空間是無限維次的，如同他們所講的三度空間、四度空間、五度空間。在理論上說，空間是無限度數。我們生在人道，只是生活在三度空間裡面，四度空間以上維次的眾生，我們就不知道。

今天科學家告訴我們，確確實實有十一度空間存在，但是如何突破空間維次，現在科學家還在那裡研究。空間維次突破了，就是我們一般人所說的，你知道過去、未來。過去造的是什麼因，現在得的是什麼果報，這一生造的是什麼因，來世是什麼樣的果報，不就都清楚了嗎？這不是推算，比孔先生高明多了。孔先生是從數學，《易經》是一部數學，從數理上推斷的，推斷得相當正確，但是不敢講完全正確。因為推斷只要有絲毫的差誤，結果就完全不同。但是如果能夠突破空間維次，那是決定正確，絲毫沒有錯誤。為什麼？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是你親眼所見的。

這些事情，實在說還不難。在古印度婆羅門教、瑜伽、數論這些大師們，他們都有這個能力。所以六道輪迴這個說法，不是佛教的，而是古婆羅門教的，就是現在所說的印度教。他們的歷史，現在在世界上，公認它有八千五百年的歷史，比佛教早得很多。這些人都修禪定，佛經裡面所講的四禪八定，因此六道之內的空間維次，他們幾乎完全突破了，所以六道裡面的狀況，他說得很清楚。但是他只知其當然，而未知其所以然。六道怎麼來的，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，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，他就知道了。因此釋迦牟尼佛出現在這個世間，他為的是什麼？為了這些人有能力觀察到這些境界，但是對於這些境界還有許許多多疑惑不能夠解除。釋迦牟尼佛出現到世間，就是為了這樁事情。所謂是眾生有感，佛菩薩就有應，這樣把釋迦牟尼佛感應到這個世間，為我們說明這些現象的所以然。佛在大乘經裡面講得很多，特別是在《華嚴經》上。不僅是六道，六道之外，還有四聖法界，還有一真法界，這都是歸納起來說的。如果細說，那不是言語能說得盡的。就像科學家所說的，空間是無限維次，跟佛在經典所說的話完全相應。

這麼多不同維次的空間怎麼發生的？佛告訴我們，都是從妄想

、分別、執著裡面變現出來。我們冷靜的去思惟、去觀察，眾生的妄想無量無邊，前念滅了，後念就生，一天不知道起多少個妄念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分別執著，這樣造成不同維次的空間，造成不同的現象。佛在經上常講，十法界依正莊嚴，用現在話就是宇宙人生的現象，是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就像我們今天在螢光幕上，螢光幕上現的相，這是心，心現的；這個相它能活動，它在那裡產生變化，這個變化是識變的。識就是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這個東西它能把現象改變，變得非常的複雜。這是佛一語把宇宙人生現象的根源，給我們說出來。

所以雲谷禪師才講，「命由我作」，不是別人做的，與別人毫不相關。自己身外的境界是一個幻境，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好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不是真實的。這種現象佛給我們說，不能說它有，也不能說它無。就如同作夢一樣，你不能說沒有夢中境界，夢中境界確實存在，但是你不能說它有。為什麼？它是虛幻的，確確實實了不可得。如果我們細心的去思惟觀察，我們現在在這個世間的確是一場夢。我們晚上睡著了，人家把你的身體抬走，你都不知道，由此可知，身不是我。

西方的哲學家很聰明，他知道這身不是我，於是他提出一個理論，「我思故我在」。那就是承認什麼？物質的身體不是我，虛幻的；但是能夠思惟、能夠想像的，這個是我。這是比一般人要高出一等，是不是真相？不是的。我思是妄想，不是事實真相。所以佛法比他的境界就更高，連我思也放下，徹法底源，恢復到真心，恢復到本性，然後才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這個真相在佛教裡頭有個名詞，叫一真法界，或者叫真如，或者叫第一義諦，名詞術語佛用得很多。佛在教學，為什麼要說這麼多的名詞？這裡頭有個用意，就是教我們明瞭事實真相，不要執著名詞。執著名詞，又產生妄想

、分別、執著。這是屬於教學的方法，教學的藝術。

我們既然起了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今天想把妄想、分別、執著斷掉，心裡想「我也很想」，問題是什麼？斷不掉，妄念還是一個接著一個，這就是我們的功夫不能成就。我們雖然在經教裡面明白了，深信不疑，這在佛法講，我們只是解悟，我們沒有證得，沒有契入真實的境界。要證悟才有用，解悟沒有用處，不能解決問題。因此解悟之後要修行，要把這些理論、把這些方法，落實在自己生活當中，逐漸提升自己的境界，這個樣子才能解決問題。於是這才說，六道裡面的眾生，這是妄想、分別、執著比較重的，「命由我作」。

我們這一生窮通富貴，這是命。這個命是有定數的，定數從哪裡來？自己造作的。佛家講因果通三世，人決定是有過去世、有未來世。佛講到究竟處，他講時間講剎那。剎那，這個時間很短暫。我們今天講時間單位，最小的講秒，佛家講剎那。剎那怎麼個計算法？佛用彈指，一彈指有六十個剎那。一彈指不到一秒，我們如果彈得快，一秒鐘我可以彈四次。一彈指是一秒鐘的四分之一，一彈指有六十個剎那，就是四分之一秒的六十分之一，才叫一剎那。一剎那裡面，有九百個生滅。就是念頭，一個念頭生，一個念頭滅，一剎那當中有九百念頭生滅。這太微細，我們一般人覺察不到，我們常講粗心大意。什麼人能夠觀察得到？入定。定就是清淨心，把自己的妄想、分別、執著統統伏住。相當深度的禪定，這個生滅現象見到了。那是大功夫，雲谷禪師恐怕還沒有見到。大乘佛法裡面講，能夠見到剎那生滅的頭數，大乘圓教八地菩薩。八地叫不動地，跟如來的果位非常接近。八地上面是九地、十地、等覺，那就是佛的果位，非常接近，這才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

我們今天講念頭，是粗念，太粗太粗的念頭。我們動一個善念

，利益別人，利益社會，利益眾生，果報是福。我們動一個惡念，惡念是利益自己，所謂是利己損人，這個念頭在佛法叫惡念。惡念，果報是凶，果報是災禍。所以一個人一生的吉凶禍福，是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的果報，也可以說是言語造作的現象，這就所以說是「命由我作」。真正明白人、通達人，肯定這個說法，肯定這個事實，他在這一生當中，無論遭遇的是什麼樣橫逆不善的環境，他決不會怨天，決不會尤人。他不怪別人，反過頭來他怪自己，「我自己造作的不善，所以才受這種苦報」。明瞭之後，福要自己去求。怎麼求法？改過遷善。

我在年輕的時候，早年，我的父親過世也很早，我二十一歲，我父親過世。我們生活正好遇到中國跟日本的戰爭，受過八年戰爭的苦難，學業沒有完成。那個期間我們是流亡學生，完全跟家庭脫離。國家對我們算是相當不錯，成立了許多國立中學，收容我們這一批流亡學生。學校是我們的家，老師是我們的父母，同學是我們的兄弟姊妹，所以我們那個時候，對於學校、對同學、對老師，那一份真誠的親愛，現在人沒有法子想像。我們是患難當中生活的朋友，彼此互相照顧，過的生活非常清苦。我父親過世，家庭裡頭一無所有。

我流亡到台灣，在台灣工作了七、八年，看看自己沒有前途。我的老師章嘉大師，為我選擇這一個行業，他勸我出家，勸我弘揚佛法。我想了很久，他老人家的指示很正確，我就聽從他的教誨，選擇這一個行業。我跟他三年，他給我奠定了基礎。以後我辭去了職務，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學教，在台中住了十年。所以在佛法上，我是接受兩個老師十三年的教誨；但是在世間學歷上，我只是初中畢業。而後這一生，福自己求。我明白了，我覺悟了，所以從二十六歲學佛以後，我就小心謹慎，依教奉行。

年輕時候，也有一些看相算命的給我算過命，這是我們中國人老風俗。年幼的時候，我母親給我算過命；在台灣，也遇到不少這些高人，算我過不了四十五歲。我的命比了凡還苦，壽命比他還短，他還活到五十三，我四十五歲就沒有了。所以在那個時候學佛，我就把我的壽命算到四十五歲；四十五歲以後，沒有了。四十五歲這個期間當中，自己一定要有一個成就。這個成就，就是決定要能夠往生淨土，我把目標定在這裡，自己要有個打算。可是到四十五歲那一年，果然我害了一場病，病了一個多月。我也不看醫生、也不吃藥，因為我自己明白，醫生可以醫病，不能醫命；命到了，你找醫生有什麼用處？所以就關起門來念佛，求生淨土。每天有幾個學生替我做一點東西送給我吃，吃稀飯、醬菜。一個月之後，身體慢慢就好了。我是一生都沒有生過病。病好了之後，我們還繼續從事於講經弘法的工作。到晚年，愈來愈順利。

記得有一年，我在善導寺遇到甘珠活佛，那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是章嘉大師的學生，大概差不多大我二十歲。遇到時候，他告訴我，他說：淨空法師，你過來。我們也是很難得見一次面，非常歡喜。他說：你現在命運完全轉了。我說：怎麼回事？他說：從前我們都在背後說你。我說：說什麼？說：你這個人，人很聰明，可惜沒有福報，又短命。我說：這些可以當我面說，不要背後說；我說：我很清楚。他說：你現在這些年弘揚佛法，完全轉過來了；不但你有福報，而且你很長壽。我很感慨的是，到第二年，甘珠活佛就過世了。這是藏傳佛教裡面，一位很難得的大德，是一個真正的善知識，規規矩矩的出家人。現在在這個社會裡頭，能找到這樣規規矩矩的出家人，確實不多見。我在香港遇到一位，就是聖一法師，大嶼山寶林寺的。我對他非常尊重，非常的敬仰。聽說這兩年，身體也不太好。他對於中國佛教貢獻很大。

所以命可以改。改命的方法，就是覺悟之後再不造惡。起心動念，要為別人想，要為社會想，要為眾生想，不要為自己想。這個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不容易。了凡先生做了十幾年，感應才現前。我自己差不多做了三十年，感應才明顯的我自己能覺察得到。我學成之後出來講經說法，二十年才有一個小道場，就是景美的「華藏圖書館」。我弘法二十年，才有這麼一個地方；又過了五年，這才有一個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；再過五年，在世界上許許多多地方，我們建立「淨宗道場」。所以到晚年，確實甘珠活佛講的話應驗了，愈來愈順利，心地愈來愈清淨，愈來愈沒有替自己想。我今天活在這個世間，為別人活，不為我自己，自己沒有了。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的享受，早就放下了。印光大師晚年常說，我一無所有，我也不怕死。我現在差不多也入了他的境界，自己一無所有，真的也不怕死。死對我來講，是一樁歡喜的事情、高興的事情，因為我知道死了到哪裡去。生從哪裡來，死從哪裡去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就叫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」。這個話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

了凡先生改命運改得很辛苦，往後讀這個文，我會提醒諸位。我自己這一生改的時候，我很幸運，我比他改得順利。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始終沒有離開老師，老師常常在身邊督促、指導，這個得利益太大了。我跟章嘉大師三年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十三年的時間在老師的身邊，這個得利益太大了，耳提面命。那個時候畢竟是年輕，是很用功，但是沒有達到古人所講的標準。我自己是用功努力，充其量給自己打分數也不過六十分，才及格而已。現在，大概可以能夠到八、九十分。所以效驗愈來愈明顯。

這一樁事情，古大德常講，要「真幹」！我集合自己五十年學佛的心得，寫了二十個字。人家問我：法師，你怎麼修的？你怎麼

教人？我都在這二十個字當中。「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」，這十個字是存心。無論是順境、逆境，無論是善緣、惡緣；佛家講緣是對人事，人事環境是用緣來說，物質環境是講境界，順境、逆境是講物質環境，善緣、惡緣是講人事環境。我們必須在這些境緣當中磨鍊自己，一定要以真誠心處事待人接物。別人用虛妄心對我，沒有關係，那是他，與我不相干；甚至於他毀謗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與我都不相干。我們自己要一味真誠待人，這個樣子轉禍為福，轉得快，災消福來。

處事待人接物要用清淨心，清淨就是一塵不染，順境絕不起貪戀的心，惡境絕不起瞋恚心，永遠保持自己心地的清淨平等，自然就生智慧。愛護一切眾生的心油然而生，這叫慈悲心。慈悲心，兩、三年有效驗。過去我讀印光法師的傳記，印光大師早年住的寮房，房間裡面有蚊蟲、有蒼蠅、有跳蚤，這些東西干擾。他的侍者，就是照顧他的人，想把這些東西清除，趕出去。大師說：不必，有牠們在，顯示我自己修行的德行不夠，不能夠感動牠們，不要趕牠們走。到七十歲以後，他的房間去找這些東西，一個都找不到。果然這些東西搬家了，在佛法的術語叫「遷單」，牠搬走了。印光大師七十歲以後，我現在也七十歲以後，這兩年來，我很歡喜有了效果。我居住的這些房子，也有這些螞蟻、蟑螂，常常會看見，這兩年當中逐漸逐漸少了。

我在圖文巴買了一個小地方，已經有一年八個月，剛剛買下來的時候，螞蟻非常多，蟑螂、小蟲很多。山上住了兩位同修，我告訴她，決定不殺生，對於牠們要以清淨心、恭敬心來對待；不但不可以傷害這些小螞蟻，連害牠的念頭都要斷絕。看到牠們，我們合掌「螞蟻菩薩、蟑螂菩薩」，我們要這個心對待牠。告訴牠，我們生活環境不一樣，房子裡面是我的生活環境，房子外面是你們生活



環境，希望我們和睦相處，互不干擾，互助合作，常常這樣的心對待牠、勸勉牠。這一年半以來，我再看看螞蟻少了百分之九十，現在還有，很少，不像從前成群結隊。我告訴大眾，我們再努力兩年，大概完全就沒有。用真誠的愛心，對這些小動物。

不僅對這些小動物，對植物也不例外。我們花園裡面種了很多花、很多樹木，還有蔬菜，在山上我們自己種蔬菜，我們也是用愛心對待它、愛心照顧它，花開得特別美、開得香，這些小樹、蔬菜長得特別好。我們不要用化肥，不要用農藥，完全沒有，是以愛心來照顧。有感應，連樹木花草都有感應，這使我們想到，古時候傳說的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」，連石頭都有感應。我現在還沒有這個效應，現在我相處的只是到植物，植物跟我有感應，石頭還沒有。生公的功夫比我還高一等，我還達不到他的功夫。

這都是跟諸位說明，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」。我這一生當中，五十年學佛所體驗到的，命運完全轉過來。雖不敢說得大自在、大圓滿，但是自在、圓滿是接近了，有信心可以得到。

下面文字上說，『詩書所稱，的為明訓』。古聖先賢著作裡面所說的，的的確確、明明白白的教訓，我們要相信。『我教典中說』，「我」是雲谷禪師，他是出家人，「我教」，那就是佛教。佛教經典裡面講：『求富貴得富貴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長壽得長壽。』我們凡夫不能無求，我早年學佛，心裡也是有希求。章嘉大師看出來了，告訴我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這是他老人家教我求的方法。袁了凡是雲谷禪師傳他求的方法，我求的方法是章嘉大師傳授給我的，言語比雲谷簡單，非常有效果。他告訴我：你在真心祈求的時候，沒有感應，求的時候沒有感應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你自己有業障。障礙不在佛法那一邊，不在外面，障礙在自己本身，本身有業障。只要把業障除掉，感應就現前，有求必應。我就問他，

向老師請教，我說：業障怎麼除掉？他跟我說：懺悔。「懺除業障」，普賢菩薩在《華嚴經》裡頭說的。然後教給我，怎麼懺除？絕對不是去拜梁皇懺、拜水懺，不是搞這個。所以我遇到這個老師，真的是個好老師。他說：佛法不在形式，要在實質。什麼叫實質？後不再做。譬如，我們起了不好的念頭，說了不好的話，做了不好的事情，現在知道這是罪過，這是錯了，從此以後，我不再錯了，這叫做真正懺悔，這樣才能消除業障。假如你在佛菩薩面前念經、念咒，以為懺悔了，念完之後再造，造了以後再去念，這個沒有用處，這是完全錯了。

我的老師跟我講實話，佛法重實質，不重形式。譬如講到戒律，他非常重視戒律，我跟他三年，他提到戒律的重要，總提了幾十遍，我的印象最深。怎樣持戒？他告訴我，不必到哪個地方求法師受戒，他說：用不著，他說：那個沒用處。我說：那要怎麼做？學一條，做到一條，這一條你持了。譬如，不殺生，你真正能做到，對於一切生物絕對沒有殺害的念頭，你這一條戒就圓滿，不一定要去受戒。到戒壇受了戒，受了戒你做不到，你就全破了、全犯了，罪上不是加罪？老師教導我是這個方法，學一條做一條，做到了，那就是真正受持。所以我學佛，得力於這些大善知識的教誨。

在前年，我遇到新加坡納丹總統，我們在一起吃飯，納丹總統告訴我，他是印度教徒。他說：我最佩服佛教，佛教重實質，不重形式。我聽了，聽呆了，這個話幾十年前章嘉大師跟我講的，這幾十年當中，我就沒有聽人講過這個話。我聽納丹總統講，這內行人，這個人不簡單，所以我對他也非常尊重。

我們要懂得究竟怎麼個求法，真正消除業障，有求必應。但是業障習氣重，這個不怕，我們需要耐心、需要時間來消除。了凡先生用幾十年的時間，我也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間，你沒有這麼長

的時間不行。不是說斷就斷，哪有那麼容易！毛病習氣自己一定要克服，常常提醒自己。所以古人重視讀誦，非常有道理。我自己這一生能成就，我知道，我得力於講台。我四十多年沒有離開講台，天天在講經，天天勸別人，天天勸自己，別人有沒有得到利益我不知道，我自己真的得利益。這就是佛法常說的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。如果沒有長時間的薰修，怎麼能成就？我們的毛病習氣是無量劫薰習而成的，都是長時薰得的。現在我們要把壞的習氣、惡的習氣捨掉，要學古聖先賢，要學諸佛菩薩，還是要時間。所以如果沒有相當長的時間，要有決心、有毅力，斷除自己習氣，這才能圓滿成就。